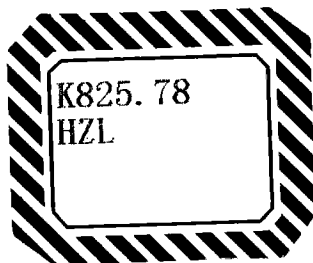


往事点滴

黄佐临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目次

付学费	1
乘人之危	4
理发故事	7
啼笑皆非	10
好奇心的报复	13
货比货	16
弃商从艺	19
“精神文明”多少钱一斤	22
受宠若惊	25
“小道具”与“大道具”	28
导演的尴尬	31
牛、鬼、尸、神	34
苦中乐	38
“摆噱头”的教训	41

苦干的雪茄	44
人不如马，马不如鞭	47
原始的冷气设备	51
奇异的婚配	54
卖表的故事	58
美人鱼	62
枉费心机	66
灵感椅	69
足球“大王”	73
不成方圆	76
科学迷信	79
儿时轶事	82
新学书院趣闻两则	86
洋名洋号	89
中国戏法	91

手舞足蹈	94
靠军火起家的大庄园	97
多了一英镑	101
“人来疯”	104
窃书不算偷吗?	107
胆小如鼠	111
强词夺理	114
精神会餐	117
牛郎织女	120
地狱之门	123
过火表演	126
无权无威	129
何苦之有	132
编后记	黄蜀芹 黄海芹 135

付学费

我是一九二五年八月中由上海启程，经过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九月底到达伦敦。一个半月的航行并不寂寞，一路上，读了两本书：一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好礼貌》，是我在天津的一位英国老师送给我的。书中教你吃饭喝汤都不要出声，坐电车要让位给女客，下车时要抢先下去，以便扶女士一把，虽则在一般情况下，须让女的先走……等等。另一本书是哈代的《德伯家的黛丝》原版，是在船上图书室借阅的。

到伦敦后，距开学还有半个月，我就找了一间客房住下。这房间与英国其他出租房间一样，脏臭无比，加上



黄佐临摄于赴英留学前夕（一九二五年）

阴湿发霉，气味儿就更难堪了。如果有人说，巴黎的月亮比中国的亮，那么，伦敦的臭虫肯定比中国的壮！记得一次醒来，发现脖子底下有成百只臭虫在聚餐呐！

我的二房东是一位英国老处女（我曾以她为模特儿写过一讽刺独幕剧《中国茶》），她的英语里不时杂着爱尔兰的土话，相比之下，还不如我。

一个礼拜以后，二房东来和我算账了。她收了房钱，收了早、中、晚的膳费，收了茶点费，收了日用杂费等等，最后，她提出还要收一笔钱。

我问：“这笔钱是什么费用呢？”

她说：“咦？！我每天都跟你讲英语——你学了英语，不付学费吗？”

我在啼笑皆非中，种下了对英国的第一个印象：钱，向钱看，是他们的一大特点。

乘人之危

放暑假了！

我和同学（一是挪威人，一是瑞典人）决定骑自行车去英国风景区——湖泊泽地旅游。我们自己带着毯子、锅、水壶一路野营；我们不住旅舍，在大树底下露宿，这样的野外生活足足过了三个星期，真是快乐极了。

一天，我们循着路标的指示，顺坡而下。谁知，这竟是一条险坡，路面异常崎岖，又布满了尖石头子儿。我们既不能刹车，又不能停车，就一直冲到坡底，待喘过气来定睛一看：自行车前轮、后轮的内胎全爆破了。正在我们发愁的时候，一个中年人笑呵呵地走上前来，说：“先生



三十年代初的黄佐临

们，换内胎吧？我正在这儿等着呢。”

我们问：“换一副内胎要多少钱？”

他要了双倍的价。

我问：“附近还有修自行车的铺子吗？”

他说：“有的。离这儿五十英里。”（相当一百五十华里）

当然，我们只得出了双倍的钱。

中年人很高兴，说：“先生，你们还是幸运的。很多游人在这条坡路上摔死呢！”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儿再开一个棺材店呢？”瑞典同学忿忿地问。

“那让我上哪儿去找活人付钱呢？”中年人笑着回答他。

理发的故事

我第二次赴英时，中国留学生中流传一个辛酸的笑话，说的是一九三七年一个国民党考察团专员，到了国外，不懂装懂，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这个专员为了开开洋荤，去英国伦敦一家最时髦的理发厅理发。理完发之后，理发师拿出一瓶香水，问：“要不要用？”他点点头。理发师又拿出另一种香水，问：“要不要用啊？”他又点点头。理发师欺他是个外乡人，他呢，端足了架子，唯恐人家把他当“阿乡”。结果，他头上被洒上二十四种名贵香水，理发费花了十五英镑（够我们学生生活三个月的）。这真是不懂装懂，胡乱挥霍。有人给专员大人指出时，他



黄佐临（第三排左二）和巴金（第三排左三）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一九五五年）

还不以为然，那有什么，反正不用自己掏腰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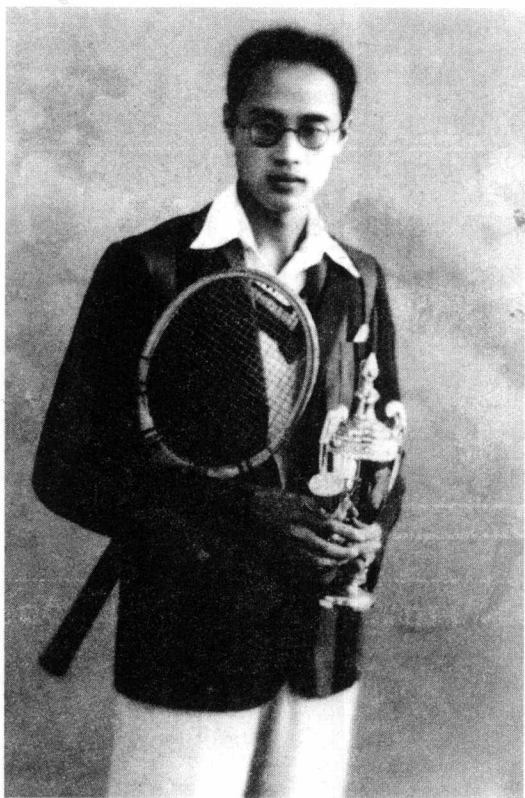
相比之下，我首次去英留学时，理发却采取“懂装不懂、点水不漏”的策略。当时在英国理个发，起码要六个便士（十二便士合一先令，二十先令合一英镑）；同时，还要付与标价相等的小费。我每次理完发后，给了六便士就开步走。理发师接过钱说：“谢谢，先生！”又急忙追上两步说：“先生，没有别的什么了吗？”我都只作不懂，走出店去。不过，每次理发都要换一个铺子才成。这样，在英留学的四年，我从未重复到过一个理发店。

说起节省小费，我不由想起，一九五五年我和巴金去印度开亚洲国家会议，那里的小费，亦多如牛毛。如，进门时，给你开门要小费；出门时，为你关门又要小费。我和巴金不得不商定，巴金要出门，我出其不意地为他开门；我要出门，巴金又赶紧为我开门，以节省一点小费。

啼笑皆非

初到英国，对他们一套做作的礼节，很不习惯，比那本《好礼貌》所教习的还要烦琐。例如，在上中层社会，家里吃晚饭，一定要换上晚礼服，吃饭不能吃得太快等等（偏偏我吃饭总比别人快）。感到既别扭，又拘束。

好容易熬到了学期结束，我和弟弟去一个偏僻的乡下游玩。到了人烟稀少的地方，就像孙悟空去掉了紧箍帽，我们竟直起嗓门儿乱叫乱喊起来。我们尽情地笑嚷着，最后，兴奋得竟用广东话骂起所有能想得出的粗话，痛痛快快地解放解放！正在忘形之时，一位英国老者上前来，拍拍我们的肩膀，用广东话说：“喂，赛娄郭，唔



黄佐临获得天津租界“青年网球冠军”（三十年代初）

好闹粗口啖！”（“嗨，小老弟，不要讲粗话！”）我们立时呆住了，尴尬得很。

原来，他是一位退休了的传道士，曾在广州传道四十年。在荒僻的乡下，竟能碰上懂得广东话的英国人——真是无巧不成书！

我还遇到这样的一桩怪事，我是一九二五年十月过后，到伯明翰大学报到的。那时，经常有团体请我去讲演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实况。一九二六年初的一天，又有人请我去×教堂讲演。我讲完以后，教堂内全体起立，面墙而哭，并用双手不停地对墙拍打着。我不知所以，心想，自己素以不善讲话而闻名，如何这一次的讲演，竟获得如此惊人的效果？正在惶惑之际，主人让我也那么做。我也只得仿效他们，面墙并拍墙。

事后才知道，请我去讲演的是英国一个教会团体——哭墙会。

好奇心的报复

我有一种好奇心，这好奇心，对我日后当导演倒是很有帮助的。

一九二九年，我从英国毕业后，绕道美国回国。经过加利福尼亚，适逢有个国际博览会，我就前去参观。在博览会的周围，有许多卖艺的、杂耍的、算命的等等。我注意到东边儿的一摊围了很多，我就挤进去看了一阵。这里，是一个长了胡子的大胖吉卜赛女人，谁有问题要问，就付一元美金。为了证实她的回答是可靠的，在你付一元美金之前，让你在心中默诵自己的姓名和出生年月。然后，由她复述出来。我看，别人大多数都提有关婚事或